

田汉先生与他的三个孩子： 田申、田大畏、田野(中)

长郑洞国的率领下浴血缅北谱征尘，征服野人山！

1944年，田申随部队官兵攻战孟拱，我军将士英勇无敌、骁勇善战，击败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敌军，这是一场伟大的、辉煌的、让历史注目的、更是已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光辉史册的精彩搏斗。参加过这一战役的所有中国军人们理应受到人民的敬仰，他们的历史伟绩与山河同在！与祖国永存！

1945年田申接到父亲的命令返回重庆，见到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，与祖母和三叔一家重逢相聚。4月19日下午就到红岩邨集合，并于20日乘飞机赴张家口。这一切都是周总理的安排，他亲自给聂荣臻元帅写了一封信，委托田申亲自交给司令。田申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干儿子，听到周伯伯对他的殷切希望与

深切关怀，他感到任重道远，在所不惜！

1948年，田申参加了四野、华野大军的歼灭之战，作为榴弹炮营的副团长，冲锋陷阵在战斗的最前线。

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，田申任华北特种兵战车团代团长，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(父亲田汉在天安门城楼观望，好不喜欢，充满期待！)。

1950年，他接受了重要任务——许光达司令员任首届校长，为建立一支装甲兵部队，抽调田申去坦克学校任训练部副部长(校址定在北京市长辛店二老庄，我也曾去参观学习，在海男哥哥的部队营房住了几晚)。从那以后，田申的工作未有改变，一身军装直到最后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交的女朋友是欧阳予倩的女儿欧阳敬如，

结婚时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作为盛大结婚仪式的证婚人，婚礼在北京饭店举行(他们有三个儿女)。

1958年，田申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。1997年任黄埔同学会理事。2009年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。

2012年2月9日接到北京来电，海男哥哥病逝，我含着眼泪一个人，从日本乘飞机抵达中国北京追悼会现场，献上一朵纯洁的祭花，以表我的一片净心。

田大畏(1931年8月—2013年6月12日)，大畏哥哥的童年是很孤独的，一直未见过父亲，母亲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人员安娥，从苏联归来后一直在前方后方执行任务，将孩子送到河北省母亲家中，后来母亲又将他寄宿到了“任知学园”，第一次见到哥哥田申和父亲田汉时，他虽性格内向也不由得泪流满

面：原来我有这么幸福的家庭，原以为自己真的是个孤儿呢！

大畏哥哥从小就喜欢独自思考，独立面对一切，他生性善良，暗暗地内心充满幸福感。他是优秀的哥哥，伟大的父亲是他心中的避风的港湾。他努力学习，精通俄语，母亲身上的遗传基因使他更加精彩，在人生路上不放弃任何机会，珍惜身边的点点滴滴，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！

田大畏1946年进北京四中学习，后又入解放区北方大学，并从华北大学毕业，一生稳定地发展着中国的翻译工作，是资深翻译专家。曾任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、北京图书馆研究馆馆员。

他专心致志的从事翻译工作，作品详多，可以说是父母的结合。文革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，经市

政府为父亲母亲批准实施了保定双峰山陵园，许多青少年学生都去参观学习。

2013年6月12日，我接到北京大畏哥哥夫人许楚屏姐姐的国际长途电话，又是一个人从日本乘飞机直奔中国北京，在大畏哥哥追悼会会场，又是田家人团聚之时。难过的情绪，分离之痛，是啊，父辈的友情延续着我们的关系，也许这也是一种田家微妙的感情，既深情又淡定！谁要我们姓田呢。

田野(1930年—2008年)，享年78岁。她的母亲是上海人林维中。人在海外的维中伯母，每天必读的中国的报刊杂志，是她对上海的思念；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对田汉先生本来就很尊敬，读到过他许多文艺作品与诗歌，如《悼亡诗·忆漱渝》每天在报刊上可读到的，在田汉最痛苦的时刻，与田先生一起流泪，与田先生一起悲伤，情不自禁拿起笔遥对祖国上海，勇敢地寄去她的哀思与同情，伸出热情的手给他与温暖，书信传鸿带着她的梦想与爱情，一封封情书给了田汉莫大的安慰。天底下还真有这奇女子？(我父亲当

